

五味青春

一个知青的自述

郇中建 著

“上山下乡”是上个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很奇特的事，我们这一代都曾经历。那是一段痛苦与悲壮的人生历史，它改变许多人的命运，也历练了一大批民族精英的成长。郇中建就是其中之一。阅读《五味青春——一个知青的自述》其实就是阅读一代人的成长史，益处自然良多。

——何建明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邰中建 著

五味青春

一个知青的自述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味青春：一个知青的自述 / 郇中建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117-1326-1

I . ①五…

II . ①郇…

III . ①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1062 号

五味青春：一个知青的自述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谭 洁

责任编辑 杜永明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54 千字

印 张 11.12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毕 业 证 书

最 高 指 示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
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学生 邵 隼 于六七年
七月在本校 初中三年级学习
期满准予毕业
北京 毓中 学校
六八年八月廿日



初中毕业证书

山西省运城地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光
荣
证

知识青年到农村
去，接受贫下中农的
再教育，很有必要。

编号 216



姓名	郇中丞
性别	男
年龄	21
文化程度	初中

所在地	北京育英中学
插队地点	胡峪公社西晋
插队日期	1968.12

1974年 5月 16日 签发

山西省运城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光荣证

夏
胡张公社

五七农业科学试验场公用信箋

北京派西所负责同志

兹有我场插队知识青年陈中达回京

探亲 希贵所准予放行是荷

此致

敬礼

五七农业科学试验场
知识青年
陈中达

请贵所予以办理
为盼此致

五七农业科学试验场
知识青年
陈中达

五七农业科学试验场

回京探亲证明

我看到：母亲的眼水，看到：哥哥泛红的眼圈。心里难受，我强忍着，扭过头，却又不时地偷偷看着他们，只见母亲和哥哥，一边流着泪，一边挥着手。此一去，不知何时再见！后来，哥哥告诉我，他看见我的脸憋得发青，“难看极了”。

车厢里，不知谁拉起了口琴，伴着那琴声，是一个雄厚的男中音，那是《山楂树》：“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灯火辉煌……”跟着的人越来越多，有男声，有女声，不少还带着哽咽声。还有《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唱了不少歌，可我记得的，唯有这《山楂树》和《小路》。华北平原上一列火车的专列，轰隆隆地向黄土高原驶去，那歌，那景，那情是如此的贴切。多少年，每当听到这两首歌，在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当年在火车上的那难忘的一幕。

前面又是什么在等着我呢？

好长时间，我每个周四回学校的时候，母亲，有时还有父亲，都会送我到汽车站，伴着我，是他们慈祥的目光。我不再拒绝，我愿意看到母亲满意的笑容，愿意看到父亲舒心的笑容，我觉得我还是那个背着小书包上学的小学生，还是拉着母亲手的孩子。

回家了，我终于回家了！

谨献给我的父亲郇锡瑛先生和母亲徐向明女士！

给我的妻子张欣女士和儿子郇今津！

祝我的知青兄弟姐妹们幸福！

目 录

青春岁月的前进印痕	1
引子	5
初到夏县	13
大瓦房 “爬山” “大学生，纪念章” “又团俄咧！” 耳朵乍起的狗 “二指宽”和“浪打浪” 鸡和气枪 丢了一个人 跑步 星期天风波 “逃”回家过年	
劳作	37
土地 修渠 翻地 肥 种 间苗 锄地 翻秧 浇地 麦收 夏 秋收 油菜 看秋 牲口们	
知青生活	111
我们村的知青 赶集 路 住 知青大院 我们的狗 集体灶二世 衣着 病和医 娱乐 来根“草” 鱼 学会了偷 西瓜 淘气事儿 北京话 科学实验 “典型”	
老乡们	177
衣着 语言 乐儿 骂 吃 房子 结婚 “做娃” 平	

车 柿子 圪蹴着 带东西 阶级斗争 殷队长 刘队长 黑蛋嫖 “贫下中农代表” 天思 三门 秦喜 老福 高中生 老师 学礼

风雨

237

莫名其妙 学会了抽烟 罪状 鸡也倒霉 父亲回来了
过年 又一次搜查 风雨中的老乡们 入团 两位阿姨

读书

261

读书班 找到啥读啥 “历史” “语文” “音乐” 数理化 中国书店

农场

281

“残余分子” 去农场 农场概况 文义和张良 “留着绳子捆别人吧” 涵洞 卖柿子 “你比别人小” 老颜 老张 老康 “推荐你上学” 年龄大了 割倒了 可爱的“捣怂” 农场的路 吃猪肉 “脾气太坏！”

回家

313

“速回” 加紧读书 “罢工” 报名 高考 通过初选 特殊的生日 临钢 录取通知书 再回夏县 回家

后记

347

青春岁月的前进印痕

——郇中建《五味青春》序

吴道弘

记得上世纪 40 年代我在中学念书时，很喜欢诗歌和文艺。那时正是抗日的艰苦岁月，在江南的一个小县城，纵有痛恨外敌入侵的民族仇恨和爱国之心，但在狭窄的思想和读书环境里，只是一个埋头读书的无知学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加了出版工作。更多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以及历史的书籍，由于编辑工作的需要，似乎跟文学作品渐渐疏远了。自然，对于人物传记、回忆录作品，至今还是饶有兴趣地吸引着我。

读了郇中建这本充满青春年代纯真的回忆录，不由地在我的脑海里浮起自己学生岁月的些许回忆。毕竟时代不同了。中建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践行者，从大城市到陌生的农村，在十年“插队”的艰苦生活和劳动条件下，经风雨受磨炼，在他清晰的记忆、朴实的文笔下，记述了一连串曲折动人的故事，仿佛是荧屏上一个个鲜活的场景，感动了读者，也发人深思。每当读到他敞开心扉、直抒胸臆的地方，就不免想

到胡乔木评杨绛《干校六记》时说的哀而不伤、悲而不怒的情绪。一颗少年的纯正之心，始终是与祖国和人民心心相连。我确实从中看到了一个稚嫩的学生，充满正直向上的精神和不知畏难的勇气与决心，从生活关、劳动关和思想关中经受考验，踏实地前进。每一个难关，既是磨炼又是提高。集体的力量往往成为冲淡个人得失的动力，多么可喜的青春岁月的前进印痕。

我和中建是忘年交。此刻我从这本书中体会到，他的这段难忘的磨砺，也直接成为他今后为人、学习的直接动力。中建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系统学习，以及在研究生阶段的精深提高，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西方哲学体系，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史，都有扎实的功底，至于他娴熟的外语水平，更有助于他获取国外学术信息和学术新知。他终于以青年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面貌走出校门，从他步入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以后，参与马列基本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如鱼得水，受到领导的重视，很快就主持马列编辑室的工作，并且使编辑室的业务有了新的面貌，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据我所知，人民出版社这些年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和有关研究成果的编辑出版方面，受到上级的肯定和表彰。

在中建身上表现的这些做人、求知、工作的良好品质，就是他人生进步的记录。有时我看到他瘦弱的身躯，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任务，不免要劝慰几句，但他总是淡淡一笑，我会看出他性格坚强和韧性的一面。

在我的家庭里，也有“知青”上山下乡的子弟。作为家长，我很惭愧，曾经无奈地失去了应该跟子女进行深入交流的机会。历史似乎已经翻过了这一页。那么现在就从这里补课吧。同时，

我认为，这本《五味青春》不仅新时期千千万万今天的青少年们值得一读，也值得当年“知青”的千万家长们一读。

历史是一部最生动的教科书。重温历史才能正确、健康地大步前进！

2012 年 8 月 12 日



插队前在学校（刘森 提供）

前排左一为张熙源，左三为郇中建，左四为张建植
后排左二为刘森，左三为赵小平，左四为兰西民

引子

1959年9月，我幼儿园“毕业”了。尽管还差几个月才到7岁，但我是那所小学办的幼儿园的“毕业生”，顺利地升入小学。

幼儿园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铅笔盒，里面是一根直尺、两支铅笔，一块橡皮和一把铅笔刀。

母亲给我买了一个书包，蓝色的，书包上的图案是一只背着书包的小鸭子，迎着太阳，张着嘴，无忧无虑，好像在唱歌。书包上写了四个字：“聪明伶俐”。母亲拿着书包对我说：“你就要上学了，孩子，你聪明伶俐，一定会好好学的。”母亲的话，饱含着期待，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母亲给了我自信，我也知道了母亲的期望。

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跟着父亲（那时父亲在部队）辗转了好几个地方，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我也跟着转了几次学，直到二年级下学期，总算在江南的一个城市里待了两年多，读完了四年级。1963年11月，跟着父亲到了北京，没读五年级，直接上了六年级。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育英中学读初二。1965年，初二的第一个学期，刚开始，是报纸上批《海瑞罢官》、批“三

家村”，我们正常上课，只是课间看看报纸，同学间也有议论。到了1966年的5月，不知怎么的，就不上课了。学校来了工作组，说是领导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这年的6月，学校组织我们到田村的双槐树参加夏收。上中学后，每个学期，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到农村参加劳动，时间大约一周到十天。可那次劳动的一个后果，却是原本一个班的同学，似乎分成了两派。起因是这样的，我们每天的早饭，是窝头和棒子面粥。有同学为了就窝头，在村里的小卖部买了几分钱的咸菜，被一些同学告到了老师那儿，于是老师批评，说是“咸菜资产阶级”，因为贫下中农没有买咸菜，而我们没有咸菜就吃不下窝头，说明我们有资产阶级思想，需要好好接受批评，好好改造，要“触及灵魂”。于是爆发了一场辩论，有同学支持，有同学反对。

劳动结束，回到学校，课是不上了，工作组也被赶走了，说他们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学校里的教室，也和原先不一样了，乱糟糟的，教室、走廊里，到处都是大字报，教室外面也是，有揭发批判校领导的，也有揭发批判老师的。晚上还有同学住在学校里，说是“护校”。对于初期的不上课，居然也感到几分轻松：不用做作业了嘛，也不用想考试了。正是夏天，几个同学或是到河边游泳，或是到别的地方玩儿。

学校有几次开会，批判校长和其他的“当权派”，比如教导主任，还有一些老师，我去了一次，回来向母亲学说，母亲说：“以后不要去了！老师教你们多不容易，你们去折腾个啥！在家，想玩就玩，玩烦了，看点书。我就不信，不看书能有什么出息！”母亲不再叫我上学。

初中的孩子，能看什么呢？课本，已经看完了，那会儿，还没想到自学，想着课本等学校上课，有了再看。或者，分配个工作再看该学什么。也就是看看小说，兼看一些历史什么的，基本是学校上课时“课外阅读”式的。四大名著，在那会儿算是看全了，高尔基、巴尔扎克、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等，再加上中国的一些作家，看了不少小说。哥哥借回来的书，也常凑上去看，常常看到后半夜。母亲见我们看书，也不管我们，只是太晚了，会提醒我们：该睡觉了。我记得，有一次去学校路过图书馆，里面被弄得乱七八糟，拣了一本周立波的《在谷场上》。有一回，翻父亲的书籍，翻出一本油印的《怎样写作文》，下面是父亲的名字，原来是50年代父亲给部队学员讲课用的，拿来看了，心想，没想到父亲还有这两下子！还记得父亲在开头的那句话：“什么叫作文？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

就连大串联，我都没去。那回，和同学说好，跟他们一起去杭州，回家跟母亲说，母亲说，那么点小孩子，知道什么，再出个什么事，跟你父亲怎么交代？一直到了1967年的下半年，母亲才让哥哥带着我出去了一趟。至于其他，母亲对我们很宽容，我们养过狗、鸽子、鱼、鸡、兔子，弟弟还养过白老鼠，甚至蚂蚁！母亲给它们打扫卫生，有时我们忘了，母亲还给它们喂食喂水。

后来，“复课闹革命”，回学校上了几节课，只学了一句英语：“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这就是全部成果。紧接着是军训，工宣队进校。

工宣队一进校，把我们召集起来开会。我还记得，那是在教室外的一堆弄坏的桌椅旁。工宣队队长拿着桌子腿敲着桌子说：